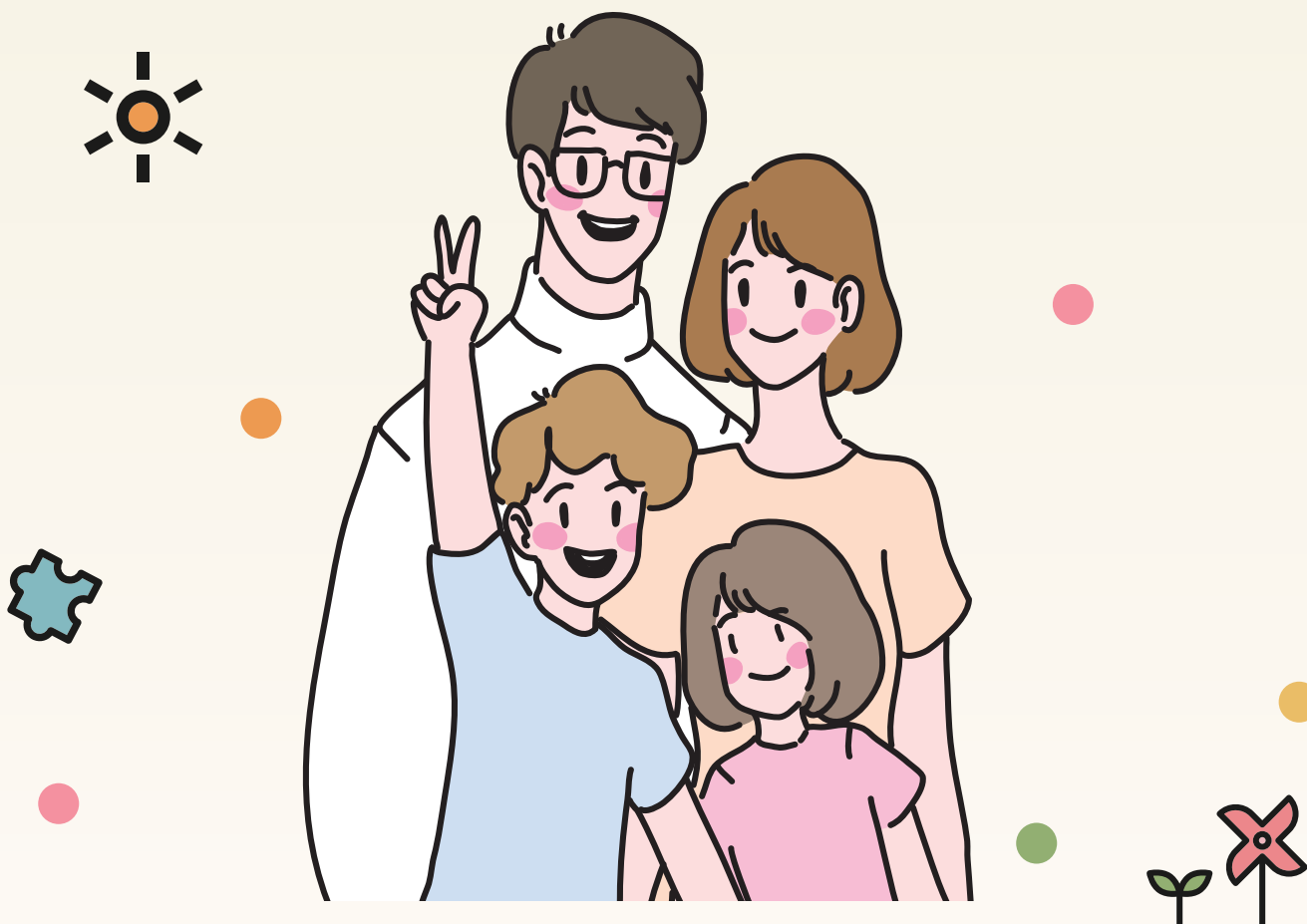


兒少福利

「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這句話顯示出童年經驗與生命成長的緊密關係，諸多心理學派已不約而同證實此論述。

兒少作為「準公民」的角色，實有必要了解兒少時期的發展任務與挑戰，並掌握成人轉銜歷程的特徵，進而對於童年逆境及惡性壓力反應之連動，乃至兒童權益與替代性照顧福祉有更多認識。

翻閱本章，你將領略青少年自立教育的發展核心—兒少福利的圖像，不僅回顧自我童年經驗，更有助思考創造兒少幸福之路的可能方向。



沒有孩子—只有人；但是他們的認知和我們不同，經驗和我們不同，衝動和我們不同，情感和我們不同。我們要記得，我們不了解他們。

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

目錄

童年歷經遺棄與性暴力 創傷療癒是一輩子的事	4
回溯童年經驗：依附關係與早期記憶	5
依附關係	5
早期記憶	6
兒童與青少年時期的任務與挑戰	7
嬰兒期（0~1.5歲）：信任與不信任	7
童年早期（1.5~3歲）：自主與羞恥	7
學前期（3~6歲）：主動與內疚	8
學齡期（6~12歲）：勤奮與自卑	8
青春期（12~18歲）：自我一致性與角色混亂	8
成年早期（18~40歲）：親密與孤獨	8
成年初顯期	9
登大人的重要歷程	9
自我分化：登大人的重要歷程	10
自我分化程度的差異	10
自我分化的發展	11
家庭分化水平對子女的影響	11
自我分化與家庭系統	12
自我分化在治療中的應用	12
社會地位再製與階級流動	13
社會地位再製	13
階級流動	14
回溯童年經驗：逆境與創傷壓力反應	15
青少年的大腦發展	15
壓力與同理心的關係	15
慢性壓力對健康的影響	15
社會因素與壓力管理	16
壓力的神經生物學基礎	16
表觀遺傳學與壓力影響	16
從生物學、心理學及社會學探究壓力解方	16

目錄

登大人黃金時期重要指南：正向青少年發展理論	17
轉變觀點：從問題解決到潛力發掘	17
發展性系統理論與6C核心素養	17
復原力與發展資產	18
道德身份認同與青少年發展	18
兒少照顧與福祉：CRC、替代性照顧導則	19
《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的基石	19
替代性照顧導則：為失去家庭照顧的兒童提供保障	19
替代性照顧的原則	19
替代性照顧的類型與實施	20
正規與非正規照顧	20
兒少照顧與福祉：CARE計畫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白皮書	21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白皮書：全球兒童保護的倡議	21
替代性照顧的原則	21
去機構化論述與以家庭為基礎的政策	21
家庭為基礎的照顧模式	22
親屬照顧	22
寄養與收養	22
政策實施的策略	23
挑戰與應對	23
CARE計畫：關係為本的照顧模式	23
創傷知情的照顧環境	24
發展焦點與家庭參與	24
結論	25

童年歷經遺棄與性暴力 創傷療癒是一輩子的事



「他們說：生下我是個錯誤！我躲在樓梯間一直哭。」這是蓉蓉唯一記得的幼年回憶，此後，她再也沒有見過當時對話的二個大人。

從小父母離異，輾轉之下到親戚家生活，卻被當時扶養的伯父性侵害，從此難以相信人群。在一次學校性教育宣導影片時，發現自己過去經歷的種種日常竟是違法的行為，主動告知老師後，遂被送往育幼院……。

因為育幼院裡每個人的個性非常不同，這使蓉蓉難以適應，每當遇到疑似是惡意舉止時，蓉蓉便會馬上化身刺蝟反擊，難以相信人與人之間友善的互動。

由於經歷被拋棄，遇到困難時總會咬牙硬撐：「反正講了也不會有我幫！」從未有過安適的環境，蓉蓉住進機構後出現「創傷壓力症候群」，時常連哭幾天幾夜，頻有自傷輕生衝動。身體也不明原因越來越胖，還有掉髮的情況發生。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為了隱藏內心巨大的創傷，真實世界對蓉蓉而言充滿恐懼、暴力與不安；她的惡夢不斷，只能依賴藥物維持身心的平衡，長期處在虛無、真實、困惑、煎熬之中，努力對抗卻一次又一次身不由己地被擊倒。

身旁的人總告訴她「至少現在的你比過去幸福、安全。」但人們卻不理解那個自幼年時期就已受傷的小女孩，需要花一輩子的時間自我療傷。目前蓉蓉仍在與創傷共處，但至少在穩定的生活環境，她也愈來愈認識自己的感受和需求。

[動腦想一想]

Q1. 你知道何謂童年逆境？它可能造成孩子哪些層面的影響？

Q2. 你知道何謂創傷壓力症候群？此症狀有哪些療癒的方法？

Q3. 你知道育幼院的功能和角色嗎？其如何照顧有創傷的孩子？

【 回溯童年經驗：依附關係與早期記憶 】

依附關係

英國心理學家約翰·鮑比（John Bowlby）於1985年提出了依附關係理論。鮑比認為依附關係是生物演化的歷程中所留下的產物——當嬰兒剛出生時，會運用依附行為（如哭泣、微笑、尋求安撫及擁抱、攀爬等）來吸引照顧者的注意，與他人建立連結，並藉此讓自己感覺到安全和被保護。在與照顧者的互動中，嬰兒發展出一套自己與他人的互動方式，因此依附關係是人類探索世界的起點。

根據精神分析學家詹姆斯·羅伯遜（James Robertson）針對2-3歲的兒童在全程托育或住院期間的觀察，當母親離開後，孩子被迫生活在陌生的地方，並由其他照顧者照顧時會出現「抗議、絕望、疏離」三種變化，每個階段都與下個階段重疊，其中也會有過渡期或兩個階段間的搖擺。

依附關係不只影響孩子與照顧者互動的關係，它也會影響人們一生的生活，尤其是在成年後與伴侶的親密關係中。當我們有需求或需要幫助時，除了會依賴重要的家人來給予我們正向支持外，和伴侶的互動也很重要。

我們期待遇到麻煩時，我們想從伴侶那得到支持，並希望伴侶對我們的情緒需求是敏感的，而這些都是幼兒依附理論的轉變。越來越多研究顯示，嬰幼兒時期與照顧者的互動模式至關重要，因為它會影響我們成年後的自信心、價值感及人際關係。

不過依附模式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改變的，例如：幼年期發展出焦慮型依附可在心理諮商的幫助下找回在伴侶關係中的安全感。



【 回溯童年經驗：依附關係與早期記憶 】



早期記憶

要了解童年經驗對成人轉銜的深刻影響，除了依附關係，還有早期記憶。它是由奧地利個體心理學派大師——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提出。他認為對早期經驗留下的印象，會成為以後生命遵循的軌跡與認知世界的邏輯。人之所以對某些事物特別感興趣，往往是因為他們曾在那個方面有過痛苦經歷。

早期記憶也可以預測個案往後人生會發生的事，但早期記憶只是線索而已，並非是導致一個結果的主要原因。透過探索記憶，我們可以看到個體過去發生的事、發展脈絡、為了達成目標所做出的行動及必須克服的障礙。早期記憶和後來的人格特質是一致的，例如，有一個個案是孤兒，雙親在他一歲時便去世，他患有佝僂病，在孤兒時也未受到妥善照顧與關心，因此難以結交朋友。

因為自卑，他一直認為別人比自己優秀、受歡迎，所以更加討厭自己，這種感覺伴隨他的生活，並且導致他拒絕面對人生遇到的各種問題，包含愛情、友誼、事業等，因為這些事情都必須要與他人接觸，他必須面對並從創傷中修復，以茁壯成長。



兒童與青少年時期的 任務與挑戰

每個生命階段挑戰的克服與任務的勝任也與成人轉銜順利或困難息息相關。根據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人的一生可以被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面臨獨特的挑戰和任務。

這些階段涵蓋了從嬰兒期到老年期的整個生命過程，強調社會經驗和人際關係在個體發展中的重要性。本篇關注兒少，以下整理從嬰兒到成年早期階段的發展任務與挑戰。



嬰兒期（0~1.5歲）：信任與不信任

在這一階段，嬰兒面臨的是基本信任與不信任的衝突。當孩子的需求（如哭鬧或飢餓）得到父母及時的滿足時，他們會建立起對世界的基本信任，並獲得「希望感」。

這種信任感為他們未來的社會互動奠定基礎，使他們能夠積極面對未來的挑戰。相反，如果需求得不到滿足，孩子可能會對周圍環境感到不安和不信任，這可能會影響他們未來的人際關係和情感發展。

童年早期（1.5~3歲）：自主與羞恥

這個階段的關鍵是自主性與羞恥感的衝突。孩子開始學習獨立行動，如走路和說話，並開始自我決策。父母需要在鼓勵自主和建立社會規範之間取得平衡。

成功的話，孩子將獲得「意志力」，使他們能夠在面對困難時堅持自己的選擇。失敗則可能導致羞恥和懷疑，這會削弱他們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

學前期（3~6歲）：主動與內疚

在學前期，孩子的主動性與內疚感之間的衝突成為焦點。孩子開始展現創造力和想像力，並渴望探索周圍的世界。成人的支持能夠促進孩子的主動性，使他們能夠自信地追求自己的興趣和目標。

過度批評則可能使他們感到內疚，這會限制他們的創造力和冒險精神。成功解決這一衝突的孩子會獲得「目的感」，這是一種追求有價值目標的勇氣和動機。

學齡期（6~12歲）：勤奮與自卑

學齡期的孩子在學校中學習新的技能和知識，面臨勤奮與自卑的挑戰。成功的學習經驗能夠提升孩子的自信心，使他們在未來的工作和生活中充滿信心。

反之，失敗的學習經驗可能導致自卑感，這會影響他們的學業成就和職業發展。這一階段的成功將使孩子獲得「能力」，不受自卑感削弱的熟練技能和智慧。

青春期（12~18歲）：自我一致性與角色混亂

青春期的主要任務是建立自我認同，面對自我一致性與角色混亂的衝突。青少年需要在社會期望和自我認知之間找到平衡。他們開始探索自己的身份、價值觀和未來的方向。

成功的話，他們將獲得「忠誠」，即按照社會標準和期望生活的能力。失敗則可能導致角色混亂，這會影響他們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角色的確立。

成年早期（18~40歲）：親密與孤獨

成年早期的挑戰是建立親密關係，面對親密與孤獨的衝突。成熟的自我認同感是建立親密關係的基礎。成功的人能夠建立持久而有意義的關係，並獲得「愛」的美德，能夠與他人分享生活和情感的能力。失敗則可能導致孤獨感，這會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滿意度。

成年初顯期

由於艾瑞克森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缺乏探索少年轉銜成人的特殊時期的任務與挑戰。於是由傑弗瑞·阿奈特 (Jeffrey Arnett) 提出成年初顯期 (Emerging Adulthood) 的觀點，指出這是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主要涵蓋18至29歲的年輕人。

這一階段的形成受到技術革命、性革命、婦女運動及青年運動的深刻影響。這些歷史事件改變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和選擇，使成年初顯期成為一個獨立而重要的發展階段。

五個特徵



- 自我認同探索 (Identity Explorations)

成年初顯期是個體探索自我認同的重要時期。年輕人在這一階段試圖回答「我是誰？」、「我想要什麼？」等問題。他們在親密關係和職業選擇上進行嘗試，以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方向。這一探索過程有助於他們在未來的生活中做出更成熟的決定。

- 不穩定的時期 (The Age of Instability)

此階段的年輕人生活充滿變動，無論是在居住地、職業選擇，還是親密關係。他們可能頻繁搬遷、轉換工作或學業方向、結識不同的伴侶，這種不穩定性反映他們在探索不同生活可能性時的嘗試和調整。

- 自我關注的時期 (Self-focused Stage)

成年初顯期的年輕人往往專注於自身的成長和發展。他們在這段時間裡可以自由探索自己的興趣和目標，因為他們尚未承擔家庭和職場的重大責任，這使得他們能夠在生活中的個人領域中獲得更多經驗和理解。

- 夾縫感的時期 (The Feeling “In-Between”)

在成年初顯期，許多年輕人感到自己介於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間。他們擁有一定的獨立性，但仍可能依賴父母的支持，這種夾縫感使他們在心理上和生活中都處於過渡狀態，尚未完全融入成人社會。

- 機遇期 (The Age of Possibilities)

成年初顯期充滿了機遇和潛力。年輕人對未來抱有樂觀的態度，認為自己有能力實現夢想。在這段時間，他們可以靈活地嘗試不同的事情，找出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職業道路，這為他們的未來奠定基礎。

自我分化： 登大人的重要歷程

從童年成長至青少年最重要的身心與社會發展任務是「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ion)，它是莫瑞·鮑文 (Murray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的核心概念。

係指個體將情感與理智區分的能力，以及在面對外界壓力時維持自治能力的程度。鮑文認為，自我分化是個體必要的成長目標，對個人的心理健康和社會功能有重大影響。

自我分化程度的差異

「高度分化的個體」

1. 能夠平衡理智與情感的關係
2. 即使產生強烈情感，也能保持自發行爲
3. 有能力自我克制，客觀看待事物
4. 能夠處理因情感帶來的影響
5. 在面對衝突、批評和拒絕時保持冷靜及清醒



高度分化的人能夠認識到自己對他人的現實依賴，
但同時能夠在關係壓力下做出深思熟慮的選擇，
而不是簡單地做出反應。

自我分化程度的差異

「低度分化的個體」

1. 幾乎不能將理智與情感區隔
2. 智力容易被情感淹沒，難以客觀思考
3. 非常依賴他人的接受和認可
4. 容易迅速調整自己的想法、言論及行為來取悅他人
5. 可能教條地宣稱別人應該是什麼樣子並迫使他們順從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極端的叛逆者也可能是一個分化程度低的人，他通過經常反對他人的立場來假裝自己是一個有「獨立自我意識」的人，但實則不然。



自我分化的發展

自我分化的程度主要在原生家庭中形成。家庭的分化程度在青少年時期就發展完全，通常會持續一生。

然而，重大事件的發生或有目的的努力（如心理諮詢介入）可能會改變個體的分化程度。

家庭分化程度對子女的影響

1. 高分化家庭：孩子的信念、價值觀和信心由理智建成，不受情感壓力影響。
2. 低分化家庭：由於家庭情感或緊密度過高，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無法為自己的需求進行獨立思考、感覺和行動。

在低分化家庭中，孩子更容易對情感做出反應而缺乏理智思考。

如果重要他人和孩子的信念不一致，孩子的信念和價值觀就可能出現不一致的狀況。



自我分化與家庭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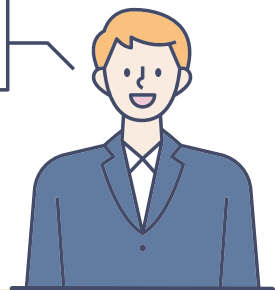
自我分化的概念不僅關注個體，還強調家庭成員在面對外界壓力時的反應差異。

由於不同個體對壓力的敏感度不同，且在壓力下維持自治能力也不同，因而產生不同的內在分化程度。



這種差異反映在家庭系統中，影響著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模式。

例如，在低分化的家庭中，成員間可能存在過度的情感連結，這與家庭功能失調有直接關係。



自我分化在治療中的應用

在家庭治療中，提高自我分化程度是一個重要目標。治療師會幫助個體增強自我意識，學習在情緒激烈時保持理性思考，在關係中設立健康界限，並探索原生家庭中的角色和模式。

透過提高自我分化，個體不僅能改善自身功能，還能促進整個家庭系統的健康發展。

社會地位再製與階級流動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地位的再製和階級流動是影響個體從青少年過渡到成年的重要因素。社會地位再製是指社會結構和制度通過多種途徑，維持和再生產現有的社會階級和不平等。

這一過程通常通過教育、家庭背景及社會網絡等機制來實現。社會流動往往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與教育制度希望介入達成的效果。

社會地位再製

家庭背景在社會地位再製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父母的社經地位往往決定了子女的教育機會和資源可得性。

高社經地位的家庭通常能夠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環境和更多的學習機會，從而增強子女在未來職業生涯中的競爭力。

這種代際傳遞的過程，使得社會階級的界限難以打破，形成社會地位的再製。



教育系統也是再製社會地位的重要途徑。儘管教育被視為促進社會流動的工具，但在實際操作中，教育機構往往強化既有的不平等。

例如，精英學校的入學門檻和資源配置，可能使低社經地位的學生難以進入，從而限制他們的上升通道。



社會地位再製與階級流動

階級流動

相較於社會地位再製，階級流動指的是個體或群體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變動。這種流動可以是向上的（如從低收入階層進入中產階級），也可以是向下的（如從中產階級滑落至貧困階層）。

在一個社會流動性較高的社會中，個體的努力和才能能夠較大程度地影響其社會地位的變遷。



然而，階級流動性受到多種因素制約，包括經濟結構、教育機會、政策支持和社會文化等。經濟結構的變化，例如產業升級或勞動市場需求的轉變，可能為某些群體創造新的機會。

教育機會的擴展，如提供更多的職業培訓和高等教育資源，則有助於增強個體的競爭力，促進階級流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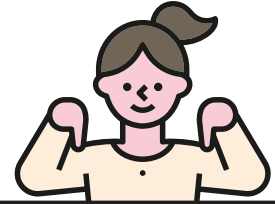
此外，政府社會福利政策和社會文化也在促進或阻礙階級流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積極的社會政策，如減稅、補助及扶貧計畫，可以減少貧困並促進社會公平。而社會文化中的偏見和刻板印象則可能限制某些群體的流動機會。

總之，社會地位再製和階級流動是理解社會不平等和個體發展的重要概念。要實現真正的社會流動，必須綜合考慮家庭、教育、政策及文化的影響，並採取綜合措施來打破不平等的惡性循環，這也是探討兒少福利不可忽略的重要面向。



回溯童年經驗： 逆境與創傷壓力反應

青少年乃至成人後的身心健康、人際互動關係、生涯發展往往與童年時期所經歷的逆境環境及身心的創傷壓力反應有重大關聯，下面詳細介紹重要概念。



青少年的大腦發展

羅伯特·薩波爾斯基 (Robert Sapolsky) 博士的研究指出，壓力對青少年的大腦發展有顯著影響。尤其是在懷孕期間，母親所承受的壓力會透過胎盤影響胎兒的大腦發育，特別是在額葉皮層。

這可能導致青少年在自律、計畫及情緒調節方面出現問題。因此，理解和管理壓力對於促進健康的大腦發育至關重要。

壓力與同理心的關係

壓力會降低一個人的同理心、寬容度，以及接受和理解他人觀點的能力。薩波爾斯基指出，這是由於壓力對前扣帶皮層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的影響，該區域在解釋疼痛和情感共鳴中起著關鍵作用。

通過阻斷壓力荷爾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持或恢復同理心，這為壓力管理提供一個潛在的生物學途徑。

慢性壓力對健康的影響

慢性社會心理壓力對心血管系統和整體健康有不利影響。薩波爾斯基博士強調，早期生活中的壓力不僅影響童年期的發展，還會對成年後的健康和社會經濟地位產生長期影響。

這表明，壓力管理不僅對個人的當前健康有益，還對未來的生活質量有著重要影響。

社會因素與壓力管理

薩波爾斯基博士指出，短期壓力可以是有益的，因為它能激發人們的應對機制。然而，長期壓力則會帶來負面影響，這與個人的社會地位、文化背景及所屬物種有關。

心理壓力的加劇常與缺乏控制感、不可預測性，以及負面解釋有關。這些因素會使得個體感到無力，從而加重心理負擔。

壓力的神經生物學基礎

多巴胺作為一種與獎勵和期待相關的神經傳導物質（neurotransmitter），對我們體驗快樂和動力的能力至關重要。

薩波爾斯基的研究顯示，在面對壓力時，個體的多巴胺系統可能受到干擾，影響其對獎勵的感知和追求，進一步加劇壓力的影響。

表觀遺傳學與壓力影響

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研究表明，壓力荷爾蒙可以在不改變DNA序列的情況下，對基因調控產生終生影響，這可能會提高疾病風險。

薩波爾斯基強調，通過適當的治療，可以逆轉這些由壓力引起的表觀遺傳變化，這強調早期介入和支援的重要性。

從生物學、心理學及社會學探究壓力解方



薩波爾斯基挑戰自由意志的概念，認為我們的行為受到生物學和環境因素的共同影響。他主張從社會層面以同理心和同情心對待個人，並專注於解決貧困和疾病等問題的根本原因。這樣的觀點不僅促進了對壓力管理的理解，也為創造更人道的社會提供新的思路。

總之，薩波爾斯基的研究揭示壓力對人類心理和生理的深遠影響，並提供有效的壓力管理策略。他的見解不僅有助於個人更好地應對壓力，也為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參考。藉由理解壓力的多重影響，我們可以更好地促進個人和社會的整體健康。

登大人黃金時期重要指南： 正向青少年發展理論

如果理解創傷作為解構兒少發展的取徑，正向青少年發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YD）理論就是重構兒少福利的重要指南。該理論學群由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及教育學教授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及眾多學者提出，旨在改變傳統上對青少年發展的負面觀點。

傳統的問題導向理論通常聚焦於青少年的缺陷和問題，如學習障礙、情感疾病、藥物濫用、從事風險行為、幫派鬥毆等，而PYD則強調青少年的潛力和優勢，主張每個孩子都擁有迎向光明未來的潛力。

轉變觀點：從問題解決到潛力發掘

PYD理論與傳統的問題導向理論大相逕庭。傳統理論通常將青少年視為社會問題的源頭，需透過矯正或治療來解決。然而，PYD將青少年視為社會的寶貴資源，重點放在他們的發展優勢與潛力上。這一觀點的轉變不僅影響兒少保育專業人員和大眾媒體，還改變社會對青少年的普遍看法。

發展性系統理論與6C核心素養

美國正向發展理論學群長年實證研究建構的「發展性系統理論」（Developmental System Theory，簡稱DST），其結合正向心理學、復原力、優勢觀點、腦科學等論述，提出個體與環境雙向互動的重要性，以及驗證一種適性發展的規則，也就是挖掘個體的優勢與布建適合當事者的生態資產。

進而據此發展五大正向素養：能力（Competence）、自信（Confidence）、關懷（Caring/Compassion）、品格（Character）、連結（Connection），一方面能降低青少年風險行為的產生，二方面可促進青少年自我實現，並且對家庭、社區及整體社會做出貢獻（Contribution）。此6C論述架構強調個體與環境系統的發展關聯，而且指出發展具備時間性（temporality）、可塑性（plasticity）及多樣性（diversity）。

復原力與發展資產

PYD強調青少年的復原力，即在逆境中茁壯成長的能力。研究顯示，許多青少年在面對極大壓力時，仍能展現出色的適應能力。這一概念由諾曼·加梅齊（Norman Garmezy）和艾蜜莉·沃納（Emily Werner）等學者提出，他們發現，某些青少年在逆境中仍能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和行為。邦妮·貝納德（Bonnie Benard）進一步指出，所有孩子都有復原的可能，這些適應性反應模式包括堅持、樂觀及有目標性等。

彼得·班森（Peter Benson）則提出「發展資產」（Developmental Assets）的概念，認為青少年的發展應聚焦於內在和外資產的培養。內在資產包括努力向學、正向價值觀及社會技巧，而外在資產則涵蓋家庭、學校、社區及職場等對青少年的支持和期望。

道德身份認同與青少年發展

PYD還強調道德身份認同在青少年發展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青少年在形成道德身份認同的過程中，能夠更好地理解自身的社會角色和責任。這一過程通常伴隨著自我覺察的增強，並有助於青少年在未來生活中有積極的貢獻。



兒少照顧與福祉： CRC、替代性照顧導則

前面多為學術研究的知識觀點，還需要更進一步認識國際上公認的兒少照顧與福祉倫理原則，才能有見樹又見林的學習視野。《兒童權利公約》及《聯合國替代性照顧導則》就是二份重要的入門國際文件，對兒少福利有興趣的夥伴，不妨深入了解其中所欲傳遞地兒少權利的永續價值，思辨當前的制度建置與實踐。

《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的基石

1989年聯合國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CRC）標誌著國際社會對兒童權利的正式承認。該公約確立兒童作為「權利主體」的地位，保障未滿18歲的兒童擁有基本人權。目前，全球已有197個國家批准了該公約，除了美國之外，幾乎所有聯合國成員國都已簽署。

臺灣於2014年將其內國法化（即《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進一步強化兒童權利受到國家法律的完全保障。

替代性照顧導則：為失去家庭照顧的兒童提供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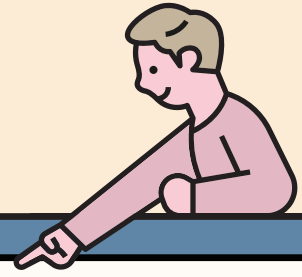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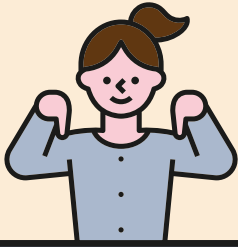
聯合國替代性照顧導則旨在加強對失去或可能失去父母照料的兒童的保護。這些導則支持各國政府履行其責任，確保這些兒童獲得適當的照顧和保護。

替代性照顧的原則

替代性照顧導則強調以下幾個原則：

- 家庭優先：應優先考慮讓兒童留在或回到家庭照料中。
- 最小傷害：在可能的情況下，應減少對兒童教育、文化及社會生活的傷害。
- 永久性解決：所有的照顧決策應以尋求永久性解決方案為目標。

這些原則旨在確保兒童在替代性照顧中仍能保持與家庭和社區的聯繫，並獲得穩定的成長環境。



替代性照顧的類型與實施

替代性照顧包括多種形式，如親屬照顧、寄養家庭、類家庭式照顧及機構照顧（即育幼院、兒童之家等）。導則要求各國政府建立監管框架，確保這些照顧形式的質量和安全。

正規與非正規照顧

正規照顧由國家或政府機構負責，需制定和執行一致的政策，特別是在照料者的專業技能和監管方面。非正規照顧則鼓勵通報和獲取政府必要的服務和福利，以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和剝削。



兒少照顧與福祉： CARE計畫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白皮書

不少家庭因為無法擔負照顧孩子的角色，因此需要國家介入委託家外安置。台灣現行家外安置以「機構安置」為大宗，寄養家庭次之，少量為團體家庭、親屬照顧等。

國際上針對「去機構化」的討論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出版白皮書說明縮小機構安置規模的觀點、目標、策略及執行，成為國家制定政策、編列預算，民間團體發展多元處遇安置模式的重要參考依據。

在期待機構走入歷史的另外一邊，為提升機構安置照顧的服務品質，發展名為「CARE計畫」，試圖促進住宿式安置照顧轉型為療癒型成長環境，讓多重需求的孩子獲得穩定且專業的照顧支持。二者論述各有支持者，也形成全球多樣的兒少家外安置照顧政策與實務發展樣貌。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白皮書：全球兒童保護的倡議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白皮書呼籲各國逐步以高品質的替代性照顧取代「機構化」的安置，強調家庭和社區為基礎的照顧模式。這一倡議旨在加強兒童保護體系，確保兒童在家庭環境中成長。

替代性照顧的原則

白皮書建議各國應優先考慮家庭在兒童生活中的作用，防止兒童失散並強化家庭。替代性照顧應著重於加強兒童與家庭和社區的聯繫，並為他們成年後的獨立生活做好準備。這包括促進家庭重返社會方案，承認重返社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準備和支持。

去機構化論述與以家庭為基礎的政策

去機構化是指逐步減少和最終消除對兒童的機構化安置，轉而採用更具家庭和社區特性的替代方案。這一過程源於對傳統機構化照顧模式的反思，因為研究表明，長期的機構化環境可能對兒童的生理、心理及社會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去機構化的目標是讓兒童在更自然和支持性的環境中成長，這樣的環境能夠提供個性化的關懷和穩定的情感支持。



家庭為基礎的照顧模式

家庭為基礎的照顧模式強調兒童在家庭或家庭式環境中成長的重要性。這類模式包括親屬照顧、寄養家庭及收養等形式。這些模式的優勢在於它們能夠提供更親密的照顧，滿足兒童的情感需求，並促進他們的社會融合。

親屬照顧

親屬照顧是指由兒童的親戚或擁有密切關係的第三人來照顧他們。這種方式通常能夠提供更大的情感支持和文化連續性，使兒童在熟悉的環境中成長。

寄養與收養

寄養和收養則為那些無法在親生家庭中生活的兒童提供了另一種選擇。這些家庭經過培訓和篩選，能夠為兒童提供安全和穩定的生活環境。

政策實施的策略

- 制定明確的政策框架

各國需要制定明確的政策框架，以支持去機構化的進程。這包括建立兒童保護法規，確保兒童的權利得到尊重和保護。

- 建立支持系統

有效的去機構化政策需要建立強大的支持系統，包括為寄養和收養家庭提供持續的培訓和支持。此外，應設立專業的工作崗位，為兒童和家庭提供必要的心理和社會支持。

- 促進社區參與

社區在去機構化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政策應鼓勵社區參與，動員社區資源來支持家庭和兒童，並促進社會融合。

挑戰與應對



● 資源限制

去機構化過程中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資源的限制。許多國家缺乏足夠的財政和人力資源來支持大規模的去機構化轉型。因此，國際合作和資源共享變得尤為重要。

● 文化與社會障礙

在某些文化和社會背景下，家庭為基礎的照顧模式可能面臨接受度的挑戰。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到文化差異，並採取靈活的策略來推動變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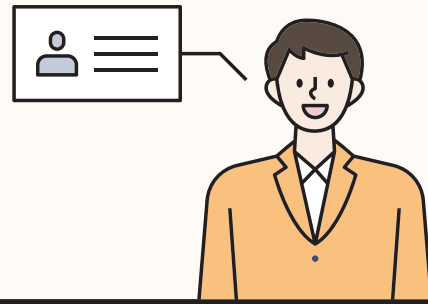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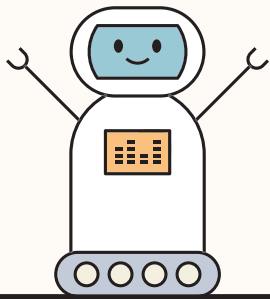
去機構化和家庭為基礎的政策代表著未來兒童保護工作的方向。隨著全球對兒童權利的重視不斷增強，這些政策將在改善兒童福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通過持續的努力和國際合作，我們可以期待看到更多兒童在充滿愛與關懷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CARE計畫：關係為本的照顧模式

CARE計畫涵蓋六大原則，以下簡單介紹。關係為本的照顧經驗，認為依附關係和發展性關係是兒童成長和茁壯的基礎。透過建立信任和安全的關係，照顧者幫助兒童學習信任和感受安全，並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種關係的建立不僅涉及依附關係，還包括漸進式的複雜和權力的平衡，以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





創傷知情的照顧環境

創傷知情的照顧環境強調理解壓力和創傷對兒童發展的影響。照顧者需要創造一個非暴力和安全的文化，幫助兒童重新獲得安全感和信任。在這樣的環境中，兒童能夠放鬆並從活動中受益，從而學習以新的方式應對壓力。

發展焦點與家庭參與

CARE計畫強調為兒童提供正常發展經驗的機會，並根據個別需求調整期待。這包括挑戰兒童嘗試新事物，同時避免過度壓力。家庭參與是CARE計畫的核心，透過與家庭共同發展計畫和設計活動，促進兒童與家庭的連結和回歸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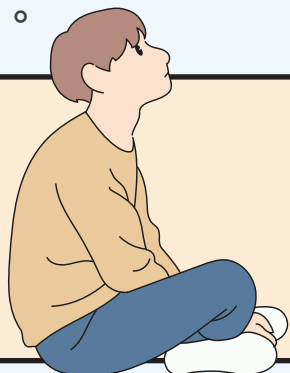
能力中心與生態導向

能力中心特別強調對生活技巧的發展。這包括協同調節和自我調節的技巧，讓兒少在面對困境時能夠更加自信並具備應對的能力。生態導向原則強調創造一個有療癒效果的环境，這是兒少心理修復的核心。

他們往往渴望一個能夠恢復正常感的環境，這不僅僅是指物理上的安全，還包括心理上的結構和規則。一個清晰的規範系統和互相尊重的關係，能讓兒少感受到被接納和尊重，進而促使他們在這個環境中恢復創傷並積極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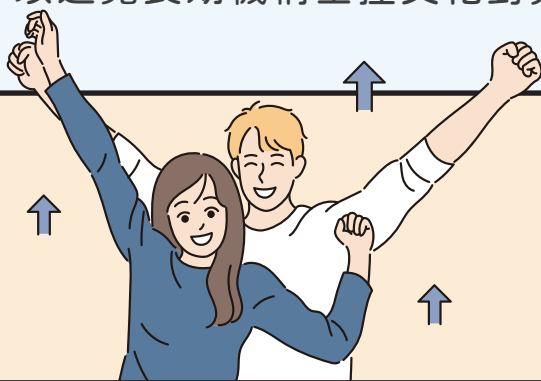
“ 結論 ”

本篇旨在探討兒少福利的多重面向，並強調童年經驗對於個體一生成長的重大影響。許多理論諸如依附關係、社會心理發展理論及自我分化等，揭示兒童早期經驗如何塑造其成年後的自我認同、人際關係及生涯發展。



本文特別強調正向青年發展（PYD）理論的重要性，該理論轉變了傳統上對青少年發展的負面觀點，強調青少年的優勢和潛力，並指出每個孩子都擁有迎向光明未來的潛力。

再者，《兒童權利公約》（CRC）及《聯合國替代性照顧導則》對兒少福祉的保障，強調家庭和社區為基礎的照顧模式的重要性。這些政策和指導方針旨在確保失去家庭照顧的兒童能夠在安全、支持和穩定的環境中成長，並強調去機構化的必要性，以避免長期機構全控文化對兒童身心靈發展的負面影響。



此外，本篇也著墨毒性壓力對青少年大腦發展和心理健康的深遠影響，並強調管理壓力和創造非暴力、支持性環境的重要性。我們還探討了社會地位再製與階級流動對兒少發展的結構條件，指出教育和家庭背景在此過程中的關鍵角色。

每一位兒少都有權利在安全的環境下好好長大，這同時也是國家與身旁大人的責任。國家和社會應提升敏感度，及時接住透過各種徵兆尋求國家福利資源介入的家庭，設法重塑家庭功能，為家庭建立支持系統，給孩子好好長大的機會。